

“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当代哲学问题研读指针丛书

逻辑和科技哲学系列

张志林 黄翔 主编

认知成见

徐英瑾 著

Cognitive
Biases



复旦大学出版社

B 812

142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当代哲学问题研读指针丛书

逻辑和科技哲学系列

张志林 黄翔 主编

认知成见

徐英瑾 著

Cognitive
Biases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认知成见/徐英瑾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5. 12

(当代哲学问题研读指针丛书/张志林, 黄翔主编. 逻辑和科技哲学系列)

ISBN 978-7-309-11831-5

I. 认… II. 徐… III. 逻辑推理-研究 IV. B81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29009 号

认知成见

徐英瑾 著

责任编辑/范仁梅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6.125 字数 107 千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1831-5/B · 559

定价: 3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容提要

你在买卖股票之前会运用概率论计算每支股票的赔率吗？或者你从不进行这样的计算，而只是将一切交付给你的直觉？然而，推理心理学的研究却告诉我们，我们人类在进行推理决策的时候，只要一听从推理直觉的召唤，就往往会违背逻辑学与概率论的要求而犯下种种的“推理谬误”。各种推理谬误与我们对于世界的前景认知结合在一起，又便构成了所谓的“认知成见”。由此引申出来的哲学问题便是：“认知成见”或者“推理谬误”的广泛存在，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人类在根底上就是“非理性”的呢？显然，这不是一个很容易回答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就难以解释，为何在逻辑学与概率论的理性之光照亮人类心智之前，我们的先人就早已在地球上获得了巨大的生物学意义上的成功了呢？如果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那么，现代逻辑学与概率论的规范性意义又将体现在何处呢？面对这个棘手的两难处境，本书将参照西方对于人类思维推理捷径的最新研究成果，结合达尔文主义的心智观，向读者展现出一条为诸认识成见进行“祛谬”的新解释路线。本书所面对的读者包括：科学哲学、心灵哲学、逻辑学、心理学、统计学、经济学、社会学、计算机科学等专业的师生，媒体与广告业的从业人员，以及企业与政府各级部门的决策人员。

作者简介

徐英瑾，男，1978年生，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专长为语言哲学、心灵哲学、认知科学哲学和维特根斯坦思想研究，延展性的研究兴趣为对于日本20世纪京都学派哲学的分析哲学重构。曾分别在意大利和美国访学一年。为2006年度“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以及2009年“上海社科十大新人”称号获得者。著有《维特根斯坦哲学转型期中的“现象学”之谜》（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版）、《演化、设计、心灵和道德——新达尔文主义哲学基础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7月版）、《心智、语言和机器——维特根斯坦哲学和人工智能科学的对话》（人民出版社2013年10月版）；译有《超越分析哲学——尽显我们所知领域的本相》（原著王浩，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版）、《心灵哲学》（原著塞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版）；编有《科学与宗教：二十一世纪的对话——英美四名家复旦演讲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版）。在国内外杂志用中英文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鸣 谢

本课题研究得到下列基金的资助：

1. 2015年度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项目“对于人类推理谬误之认知机制的跨学科研究——以合取谬误为典型”（项目编号：13）[最终成果]。
2.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于信息技术哲学的当代认识论研究”（项目编号：15ZDB020）[前期成果]。
3.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认知科学对当代哲学的挑战——心灵与认知哲学重大理论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1&ZD187）[前期成果]。

本丛书的基本目的正是为中国读者提供类似的入门工具。从书中每一单册对当代逻辑学和科技哲学中的某一具体问题予以梳理,介绍该问题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国内外研究的进展情况,展示相关讨论中的经典文献及其论证结构,解释其中的基本概念以及与其他概念之间的关系。由于每册都是从核心问题和基本概念开始梳理,因此本丛书不仅是哲学专业的入门工具,也可以当作哲学爱好者和普通读者了解当代哲学的一套具有学术权威性的导读资料。

丛书第一批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教师撰写,他们也都是所述专题的专家。各单册篇幅均不甚大,却都反映出作者在喧嚣浮躁的环境中潜心问学的成果。在复旦大学出版社的积极倡导下,本丛书被列入“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并获得“上海文化发展基金”的出版资助。对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对范仁梅老师的辛勤劳作,丛书主编和各册作者心怀感激之情!在此还值一提的是,身为作者之一的徐英瑾教授特为每册论著绘制了精美的人物头像插图,希望它们能为读者在领略哲学那澄明的理智风韵之外,还能悠然地享受一些审美的愉悦。

张志林 黄翔

2014年12月

目录

导言：成见者，谬见乎？真见乎？ / 1

第一节 从一个心理学实验报告说起 / 1

第二节 伽达默尔是如何漂白“成见”的？
/ 5

第三节 “成见”与“推理规则” / 12

第四节 “推理规则至上论”与新达尔文主义之间的交锋 / 14

第五节 基于“文化多样性”的反驳 / 24

第六节 基于“知识”与“得到辩护的信念”之间的差别的反驳 / 28

第一章 “认知成见”大点兵 / 36

第一节 认知谬误“七宗罪” / 41

第二节 再谈概率推理谬误 / 63

第三节 概率推理谬误补遗 / 73

第二章 “合取谬误”细解剖 / 86

第一节 对于特-卡实验的初步分析 / 93

第二节 对于特定类型的“合取谬误”偏好的哲学辩护 / 100

第三节 科学推理和概率合取规则之间的关系刍议 / 110

第四节 关于“合取谬误”的最新研究资料拾零(本章附论) / 113

第三章 “思维土法”合理化 / 123

第一节 何为“思维土法”? 何为“理性”? / 123

第二节 关于“节俭的思维土法”的案例初解 / 135

第三节 “思维土法”与逻辑推理 / 144

第四节 “思维土法”与概率推理 / 151

第五节 对于吉仁泽的工作的反思与“纳思式”的改进建议 / 166

参考文献 / 183

后记 / 187

成见者，谬见乎？真见乎？

……和史前人类的大脑在处理原始境遇时所使用的原则相比，我们在晚近时代用以发展空间技术和微观物理学的大脑结构，在运作原则方面依然保持原样。当人类的眼睛在看电视屏幕和宇宙飞船的时候，人类的头脑既不会转而去执行某些原本没有的别样功能，也不会按照某种新的原则去运作，就像人类的眼睛也不会去这样做一样。（Millikan 2000，506）

——美国女哲学家米丽康（Ruth Garrett Millikan）

第一节 从一个心理学实验报告说起

2015年5月29日，美国西北大学心理学系的华裔心理学家胡晓晴及其团队，在美国科学杂志《科学》上发表了研究成果《在睡眠中消除内隐性社会成见》（Hu *et al.* 2015）。此文摘要的汉语译文如下：

尽管人们会在口头上承认平等主义与宽容精神都是对的,但社会成见依然会悄无声息地发挥作用,并以一种无意识的方式导致有害的行为。在此,我们研究了一些降低内隐性种族成见以及性别成见的训练方式。40个实验参与者在训练中得到了反对刻板印象的信息。(其中所涉及的每一类成见,都与某种特定的声音配对。)在经历了这样的训练之后,大家的成见被有效地得到了抑制。尔后,被试者都进入了慢波睡眠(slow-wave sleep,即深度睡眠——引者注),而研究者则将那些与前述训练对应的声音,以不引人注目的方式反复放给被试者听。与没有经过这些睡眠中的“不经意训练”的被试者相比,经过此类训练的被试者在消除成见方面所取得的训练效果,得到了更好的巩固。这样的训练成果可以在接下来的一周内得到持续,而成果的维持量则取决于慢波睡眠的时间长短,以及慢波睡眠结束后的快速眼动睡眠时间的长短。由此我们做出结论:对反对刻板印象的训练来说,在睡眠中对于记忆的再激活,具有提高训练成果的作用;而对于成见的消除成果的维持,也是与睡眠相关的。

概而言之,胡晓晴等人的研究成果揭示了睡眠与“成见消除训练”之间的相互关联:睡眠中的某些特定声音刺激可以加强此类训练的成果——换句话说,为了尽量消除人们对于别

人的刻板成见，训练师很有必要将被训练者的睡眠时间也纳入广义的“课程时间”。

笔者不是心理学专业的，因此并不想从心理学专业评价这项研究成果。作为一名哲学工作者，笔者更关心的乃是这项研究成果背后的哲学预设。相关的预设无疑便是：人类对于性别以及种族的成见只具有消极价值，因此需要某种特定的心理学训练加以克服。

——读者或许会问：难道这是个有问题的预设吗？

这得看我们从哪个角度去审视这个问题——意识形态的角度，还是科学的角度。应当承认，在上述实验中，实验者非常聪明地选择了心理学训练所试图克服的“成见”类型——那些与性别与种族直接相关的成见。我们知道，在北美的政治生态中，任何对于这些“成见”的洗白努力，都难免会被扣上“政治不正确”的帽子。但是，这两类成见，毕竟只是构成了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可能持有的大量成见的一个小小子集。实际上，即使是从直观角度看，大量的与性别以及种族歧视具有相同逻辑结构的日常“成见”，似乎都在“政治不正确”之大棒的所及范围之外。譬如，如果说“女人在遇到困难时往往没有男人坚强”算是一个标准的“政治不正确”的“成见”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此认为“当过兵的人往往比没有当过兵的人更坚强”也是一条这样的“成见”呢？恐怕不行吧。不难想见，如果后一条成见仅仅因为其“在政治上显得更正确”而可以豁免于

批评的话,那么,划定“有害成见”与“无害成见”之间界限的标准将完全被意识形态化,而根本无法加以学术性质的探讨。反过来说,我们若反对运用意识形态标准来划定两种成见之间的界限的话,那么,在逻辑上我们就只有3种可能性可选:

第一,所有“成见”均为“谬见”,所以,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在“有害成见”与“无害成见”之间划出一条界限来。

第二,所有“成见”均为“真见”,所以,我们依然不需要在“有害成见”与“无害成见”之间划出一条界限来。

第三,有些“成见”是“谬见”,有些“成见”是“真见”,并且,我们可以通过某种意识形态中立的方式来划定这条界限。

这里所说到的第三种立场,无疑由于其“中庸”色彩而似乎更易获得更多读者的同情。但是,应该看到的是,对于“成见”和“谬见”之间具体分界点的勘定方式,依然会受到某种经过掩饰的“论点一”或“论点二”的影响。具体而言,暗地里同情“论点一”的“论点三的支持者”,会不自觉地增加“成见”中“谬见”的比例;而暗地里同情“论点二”的“论点三的支持者”,则大约会实施反向的操作。这样一来,“论点三的支持者”这个表达式本身,也就成为了一个缺乏概括力的“箩筐式概念”。为了避免这种大而无当的概括方案,我们不得不率先对两种更为极端的观点——“论点一”与“论点二”——做出批判性的考察。而为了控制这种讨论所涉及的变量的数量,现在就不妨请读者来思考这样一个形式上更为简单的问题:在将“论点

三”排斥出选择范围的前提下,在“论点一”与“论点二”之间,哪个显得更合理一些?

笔者猜想很多读者还是会倾向于选择“论点一”。这不仅是因为汉语中的“成见”也好,英文中的“bias”或者“prejudice”也好(这两个词都可以根据语境而被灵活地翻译为“成见”或者“偏见”),都带有或多或少的贬义,而且还因为我们从小到大的教育体系都试图在向我们灌输这样一个想法:要培养对于事物的客观态度,并大力克服“主观性”或“主观主义”。不难看出,“成见”因为总是被视为“主观性”的副产品,也往往被列在此类“清算清单”的头几位。

然而,按照美国哲学家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 1921—2002)提出的“反思平衡”(reflective equilibrium)原则,在我们获取一个比较合理的哲学观点之前,必须率先对彼此相互冲突的哲学论点进行反复比对与考量,尽量吸取双方的合理之处。本着这一思路,现在我们似乎更需要来察看一下与“论点一”截然对立的“论点二”。在这方面,一个富有启发意义的相关哲学资源,便是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 1900—2002)的诠释学思想。

第二节 伽达默尔是如何漂白“成见”的?

伽达默尔的诠释学思想博大精深,在此我们只能满足对于其说进行一种高度简化的转述。概而言之,伽达默尔遵循

其师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的想法,认为人类在对外部事件(包括一段文本或者一个表情的含义)进行诠释之时,将无法避免地用到某种“理解的前结构”,此即“成见”。譬如,在英语世界具有权威地位的《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是这样来概括伽达默尔对于“成见”的看法的(Malpas 2014):

伽达默尔强调了我们在审美体验(或者别的什么体验)中的诠释学投入所具有的先天性。对于这种强调,有批评者认为,这使得这种诠释学投入自身难免流于某种主观性,因为在他们看来,相关的诠释学投入的种种特征,总是受到人们用以体验事物的特定心理倾向的左右,也正因为如此,在他们看来,我们的诠释学投入总是建立在主观“成见”之上的。这种对于伽达默尔的批评意见,看来是重复了一般人对于“成见”所具有的一般态度(而伽达默尔本人是反对这种态度的)。伽达默尔直截了当地对这种“成见”观——以及人们通常联系于“成见”这个概念的负面内涵——提出了异议。在他看来,“成见”与其说是向我们切断了通向被理解事物的道路,还不如说是向我们敞开了这样的道路。从这个角度看,伽达默尔可以说是在试图提取出“成见”这个词的正面内涵。德语中“成见”的写法是“Vorurteil”,伽达默尔则认为这个词



伽达默尔 (Hans-Georg Gadamer, 1900—2002)

